

[序与跋]

诱人的特区故事

——《情商》序

□ 何镇邦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情商》，是海南作家吉君臣继长篇小说《丽人出城》、中短篇小说精选集《道在天涯》之后的一部反映海南特区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善于在欲望化书写中深入开掘生活的佳作。我在一篇篇评吉君臣小说创作的短文中说过：“特区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生活色彩十分丰富。经济搞活了，观念开放了，生活也就多姿多彩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情欲物欲，充满机遇，也充满诱惑和陷阱，这可以说是特区生活的一种特色。吉君臣小说中的特区生活故事，并不回避这一切，而是敢于面对五光十色的特区生活，进行欲望化的书写，写人们的物欲与情欲、写权力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与抗争。”（见《文艺报》2009年6月16日）《情商》也是这样的作品，只是它把商战与情场的纠葛交错起来，对特区生活的开掘更加深入。

《情商》写的是海南特区商场的一场争夺战。海南诚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复转军人陈浩诚所精心经营的融娱乐、休闲、度假、高端人群居住于一体的海景城别墅区项目由于金融危机，海南银丰商业银行停止贷款，而造成半拉子工程；陈浩诚的竞争对手、早就觊觎这一工程的商人王荣草使出浑身解数夺取；他先占有陈浩诚的妻子罗雨虹，再利用她作为工具，把海南银丰商业银行行长赵国文、海南昌盛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高级资产评估师郭中利、法院庭长汪海风、蓝副省长的秘书崔智华等等一一搞掂，逼得陈浩诚丢妻、破产、逼债被殴，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幸亏陈的战友吴成龙、前姨妹罗雨晴的关爱，帮他筹划，不仅逼使王荣草在海景城别墅区的竞拍中付出较高的代价，而且在王荣草组建海南万业股份公司之后，暗渡陈仓，最后夺得公司控股权，并夺回海景城别墅区的开发经营权。这一商战故事，不仅写得跌宕起伏，风生水起，而且具有下面两个鲜明的特色。

一是鲜明的对比。小说中的两组人物：陈浩诚与罗雨晴同王荣草与罗雨虹，无论行为还是性格，均成鲜明的对比。陈浩诚在部队里经受过锻炼，在商场上重诚信，讲责任，有情有义。别墅区停建后，银行贷款到期不能偿还，银行起诉到法院准备拍卖，他的前姨妹罗雨晴背着他到赵行长处活动撤诉，他得知后不同意，因为要讲诚信；在他极端困难时，仍不向战友吴成龙求援，因为他认为还没到走投无路之时；别墅区拍卖后，他把得到的八千多万元买了两座烂尾楼进行改建，王荣草收买了他的工程师在工程上做了手脚，他发现后拆除重建，不惜工本，因为要对质量和住户负责任。王荣草呢，完全是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为了钱，他的亲爹亲妈都可以用上，连情人都可以作为色贿捞钱的工具。罗雨虹和罗雨晴姊妹呢，一个是不惜把自己变成情色贿赂捞钱的工具，一位有情有义，洁身自守，也造成鲜明的对比。这两组人物的鲜明对比，不仅深化了主题，也使四个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起来。

一是欲望化的书写。面对特区生活中汹涌的物欲与情欲，不是回避它，而是敢于面对它，进行正面的书写。在《情商》中，把商战与情战交错起来写，写王荣草把罗雨虹作为色贿的工具，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上钩，当然写了不少物欲与情欲的场面。但这些描写，不是展览与欣赏，而是揭露与批判，这就是深化小说的主题，并避免一些负面的作用。

吉君臣的特区故事的确很诱人！因为他不仅善于编故事，而且善于讲故事。他的小说叙述语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这也是他小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是为序。

对白沙的感受是从阜龙乡开始的。驱车沿着山路行驶,山路两侧是高耸的橡胶林和防护带。每到峰回路转处,总能看到新的美景。或是绽放的红花,或是蜿蜒的山林。恰逢雨后,空气更加清新。山路两侧偶有村庄和人家点缀在万绿丛中。农民们幽居于此山,与自然为伴,与绿影相随。朝茶花香鸟语,暮享静谧山城夜色。很是惬意舒适。

抵达白沙县城已是黄昏。此时,浓雾一点点升腾,只剩下山的轮廓。白沙城小,人稀,四面环山,像蜷在掌心里安祥睡着的宝贝。

在白沙宣传部副部长唐幅的车里看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水之源,林之海,茶之乡”,这是白沙。唐幅从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白沙工作,说话直来直去,很痛快。看过他写的那本《南渡江源》,封二有一张他的照片,今昔比照,头发少了很多,看他走路脚下生风的样子,觉得一定是忙里练出来的。那天雨下的很大,唐幅在急雨中亲自带着我们去看了70年前在这里陆、直径达3.7公里的陨石坑。车子穿梭在田间小路上,手机信号忽强忽弱,后来才知道,我们早已身处陨石坑里。听说这是迄今我国唯一被确定的陨石坑。陨石坑里植被茂盛,溪流纵横,浓雾缭绕。坑内种植的都是绿茶,陨石坑培育了著名品牌白沙绿茶,陨石坑造福了白沙人民。即使站在山头瞭望台,也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深坑轮廓,无法看到陨石坑的全貌,据说要登上卫星才能看到坑的全貌。渐渐沥沥的雨把郁积在心头的烦虑和躁动渐渐消融,归于平静。

[岁月山河]

大海
(中国画)

邓子敬 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收藏作品)



[乡村纪事]

潭门春秋

□ 吴诗奋

那天,应邀与某海洋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一道来到潭门镇。小车从魅力十足的琼海市出发,约十分钟便到潭门镇了。在潭门镇的马路上,只见一杆杆、一朵朵瑰丽迷人的霓虹灯,一簇簇、一棵棵的花树草木在拥簇、陪衬着,多情地向客人献殷勤。

墟市上,那宽敞整洁的街道两旁,楼房林立、鳞次栉比。尤其是那富港大道,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鱼市火旺。港内、桅杆林立,轮笛低鸣,一派勃勃生机。真是:“港湾似画廊,人在画中行”。

这个小小的渔镇,别看不起眼,却曾获过国家文化部、农业部、体育总局分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南沙渔业开发先进单位等的殊荣呢!

为了真正了解潭门镇的内涵和底蕴,我们在镇干部的引领下,在如火如荼的潭门港建设工地上见到了该镇的党委书记苏才渊、镇长李巨坤。我们上前同书记他们寒暄了几句并说明来意。他们虽是风尘仆仆,但却很热情地对我们说,那我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聊吧。

当谈到镇域的具体情形时,书记他们如数家珍地说,潭门乃全国较大的渔业重镇。海,是潭门人的家园,是这烟波浩渺的南海,养育了潭门人金色的梦,铸起潭门人的希望与辉煌。

早在明朝初期,潭门人就开始在海上捕捞,流通作业。成功地开发了西沙、南沙群岛以及东南亚等一带海域。一本《更路簿》就是有力的见证。何谓《更路簿》,“更”就是航海人习惯使用的长度单位,“路”是船在汪洋中航行的路线,“簿”,就是被记录下来的本子。古时,没有航海图,更甯说卫星导航以及发动机行船、探鱼仪等技术。故在进发远洋时,渔民们把所有经过的包括水路、方向、暗礁、群岛、沙洲、浅滩、海域以及鱼类的生长规律等,用文字和临摹实录下来。这就是所说的《更路簿》了。该簿,在广东省博物馆还被珍藏了两本。渔民的先辈,他们以智慧,用内心的定力为渔民积累了数百年开发西南沙的宝贵历史和经验。

路过一个渔村时,书记老苏说,这是潭门的一个古老的渔村,离海最近,已有了百年的历史,现在仍保存尚好。且原味原汁。她,仿佛是一幅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大海、沙滩、古屋浑然一体。沧海老船,阳光港湾,月色渔村、船泊云影。我们不妨从意识情感上融入大海文化的主题去想象,这幅构图,她放大再现了海文化的张力,生动丰富地勾勒出美妙的海韵情致和渔民生活的内质。

提到海产海鲜,书记微微笑着说:这里,有十分丰富的海产资源,品种繁多,风味独特,闻名遐迩。那天,一个美国市场考

察团汤姆专家一行,来海南他指定要品尝潭门的海鲜。在海鲜桌上,他刻意挑选了蚶,油螺,红口螺等。他嚼着品着尝着,情趣勃勃地挑起大拇指:“OK,质地纯良,品味上等”。更有趣的还是那位日本友人,据称是海洋生物的研究专家太山一平一行,他也是要吃潭门的海鲜。在席间,他看着烹饪上来的大螃蟹、大龙虾,风趣地说,“熟了”的蟹钳还会咬人吗?“吃完之后,他也不禁竖大拇指连说:“哟西,哟西”。

在一个麦姓的大院,我们遇着一位老者。别看她是大妈,但却很精神,眼不花,耳不聋,也很开朗。我们便上前同她闲聊了起来。她说,现在渔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科技进步,渔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渔民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这个院子就是我们的家。

老大妈,很诙谐。越说兴致越高,她说,觉得现在的潭门镇人真是富得流了油。小车走进千家万户,年青人,在船上待腻了,抛港时又换上小轿车。我们院内那辆叫做什么瑞呀(凯美瑞),还有那个卡(皮卡),都是孙子们用的。看那车也乖也怪,白嫩白嫩的,用手摸摸它好像很善的,但它伏着爬路时跑得真是快,我琢磨着它若要是站起来跑还会更快。老大妈还说,过去,咱老公去做海,如果个月半载不回来,咱在家真是心

[旅游岛]

白沙印象 (外一章)

——行走海南

□ 王晓晓

特的黎族风情舞蹈是他们的宝贵财富。想看看有没有哪里可以欣赏到黎族原生态的演出,唐部长却说最近白沙县文工团的演员们都去上海参加世博了。

兰不因居于深谷而无芳。四周连绵起伏、重重叠叠的山峦,把白沙城与山外的喧嚣都市远远地隔开。白沙城因坐落在幽静的山林深处而别有一番风味,放纵地昭示着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种深幽静谧,让人全身浸润在安宁和祥和的氛围中,身心得到极大地放松,夜晚便睡得更加安祥。是的,静谧本身足以让人进入甜蜜的梦乡,在绮梦中编织美丽的童话。

老周三村

老周三村坐落在松涛水库上游的一个小岛上,隶属于白沙县细水乡。下船后,顺着一条乡间小路,步行穿过成片的橡胶林和竹林,不一会,便看到了老周三村村民的房子。

村子并不大,一共只有十七户人家。全村共有五个姓氏。百分之七十都是田氏家族。村口第一家,是老田家的农家乐。家里的老房子翻修后,被建成家庭旅馆,屋内收拾得很整洁,也装有现代化的空调和洗手设施。

田家祖辈定居此地。初始时村子是没有名字的,当时祖辈田氏与周氏、林氏结拜为三兄弟,因周氏为老大,所以村子就起名为老三村。老周三村的背后有三座山,分别是淹牛山、天山,另一座山没有名字。

在农家乐门口见到田老二。连村里的土鸡家狗都跟主人跑出来迎接我们。田家老二是老板,黎族人,九八年移民加拿大。见到他时,上身穿着黄绿色岛服,整体甚显富态。田老二在加拿大做金融投资,在国内也做着代理红酒的生意。这次回到家乡,想投资农家乐。也算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就是不知道政府能不能批准。田老二在江湖上混了很多年,言谈间看得出来是见过

急如火焚,坐卧不安。每每晚都要到沙滩上烧高香祈求平安归来。听说台风要来时,心惧胆怯。现时的年轻人不得了啊,老公出海没多久,她就将那个插头塞在耳朵里与其对话。你什么时候回港啊,还说在家的冰库今天又售出了多少多少吨的冰块等等。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潭门镇九吉工业区贝类加工基地。这就是九吉工业区,足有八百亩,一马平川。映入眼帘的是,整幢整幢的厂房,傲然挺立,气势磅礴。那工业大道上,集装箱,大货车,小轿车来回穿梭。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万千。

我们在工厂的一个车间里,见到工人们正在各种贝类上精心地雕刻,有的在认真地打磨、刨光。产品种类繁多,制成的工艺品有项链、手镯等等。书记对我们说,镇里正在重新谋划资源的对路配置和它的真正价值与内涵。摒弃过去那种零碎、分散的手工作坊方式,向车间生产,规模开发转变。从粗糙型手工制作向精雕细琢型的精品打造转变。以海洋文化创意介入高科技,挖掘各种工艺产品的积极潜能,力争把工艺品的档次,品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千里挑一,一品万价”的精品。

天不吝啬,地亦慷慨。潭门,后劲可期,前景可观。天时地利,赋这块热土以神奇、神秘、神韵。在这里,她将以尝千里海鲜,游百年渔村的海洋文化内核为主题。以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引领我们到国家级海洋渔业文化博物馆去参观游览。以灵秀俊美的人文景观诱发我们融入集渔家文化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的海洋文化旅游度假区去休闲。以丰富多彩,独特的海韵情致带我们到商业中心、海鲜世界、工艺品产业园去一逛。临别时,书记和镇长都说到时可别忘记一起来潭门看看啊!

世面的人。老三的言谈举止就显得朴实很多,甚至有些拘谨。老三习惯把门人在外打交道称为“拉钩”,老二在餐桌上就多次纠正老三的口气,不是拉钩,是交朋友。

午饭非常丰盛。光是鱼就做了好几道菜。“雷公笋”,名字很特别。据说这是由于风雨雷电交加天气笋会长得更好,故取其名。腌制后再炒,质鲜嫩脆,清香可口,味道很是不错。中午还享受到了田老二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冰酒。冰酒是一种甜葡萄酒。据说是在气温较低时,利用在葡萄树上自然冰冻的葡萄酿造而成的葡萄酒。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地区是世界著名的冰酒产区。

在老周三村,村里的治安非常好。确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路上丢了啥东西,村民们都知道是谁家掉的。车子随便停在哪里,也不用上锁。村里家家都有渔船,这是村里的交通工具。去县城时,就把摩托车开到渔船上。孩子们读书都在镇上,平时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一次,村里会有人开着渔船到码头接孩子们回来。

离开时,村长回来了。村长是田家大儿子。看到我们,村长远远就把摩托车熄火了,停在路边。村长皮肤晒得黝黑,头戴一顶很旧的尖顶草帽,上身的高衫也有些年代,迷彩裤插在沾满泥巴的高筒雨靴里。

从老周三村步行返回到码头时,转眼没了老三的影子。纳闷着,听到码头上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老三挺忙的,一会功夫从村子的那头跑到了这头了。

[诗页]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 遇难同胞全国哀悼日感赋

□ 李晨煌

山崩地裂泻泥洪,垂讯传来物丧容。
楼厦倾倒家已毁,同胞罹难梦难终。
九州落泪齐悲痛,四海涌爱热血浓。
多难兴邦坚若铁,同舟共济慰重生。

海南之恋

□ 毛 豆

我已习惯在清晨推窗看海
这仿佛是我生命中的必修课

礁石 涛声 泡沫 海鸥
洋溢着熟悉的音符和羽毛
这女人离大海如此之近
她将注定是海的女儿

我无法解释 我的眼睛
为什么会因海平线而湿润

一闻到海风的味道
生命之盐就在我身体里跳舞
我多么想伏在你的肩膀安静下来
或是扬帆远航 把诗歌之网
撒向无边的梦幻和蔚蓝

我还想蘸着海水 给妈妈和儿女们
写一封像白云一样会飞的信

我像是屏住呼吸在看海
我在大海面前赤裸着灵魂和肉体
椰树林发出了孩童的声音
夜半的渔火让我长发飘逸

海滩上 一对恋人留下的脚印
依然在月光下奔跑

在天涯 在海角
他们将和花朵一起分享热带的芳香
他们将采撷到最新鲜的硬得像山盟
的椰子
他们将回到一个起点
向爱情 学习海枯石烂

这是太阳正由峡谷爬上顶峰的清晨
我深吸一口气 把玻璃擦亮

让阳光毫无遮挡地破窗而入
让晨风赐予我扑面而来的亲切
我的骨骼发出了风铃般的旋律
我的诗歌是一滴蜂蜜
我的爱情是一抹草莓
仿佛一块被海水冲刷的礁石
浸在浪花中 我的肩上站着一只时
间之鸟

[心窗小语]

乌镇记忆

□ 刘 京

七月的江南是燥热的季节,步入水乡乌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悠远意境,便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濡湿,如以独有的清幽,滋养、安静着我们的心灵。

保持古朴风格的江南水乡我去了三处,一般看来小桥流水可依旧,只是人家散去,换来喧闹的游人,居家生活的情调被商业的嘈杂打破,渐失了原始、质朴、本真的气息,因此,乌镇便以她的清静、清雅令人怦然心动。窄如一线天的石板小街,偶而有敞着门的几家店面,不像周庄那老街上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而乌镇的街面显得空静和幽暗,街无声,人无声,铺子里的货物与店的内涵一致,尤多的是蓝印花布做成的各类小品,五元钱的小头巾就将女儿染上了江南气息,织机前,酒作坊,茶馆里、茅盾故居、蓝色的花布丛中……

我们寻找着久远的故事。

踩着交错的时光,行走在幽深的长巷,置身于水网成织、拱桥似月、廊棚如画的风景中,感受着水乡特有的柔媚和温情。如此的静寂,太适合我们这种喜欢照相臭美的人,女儿和乌镇每一步,每一处都成为我镜头中的风景。推开那临街的格窗,想像有一日能避开尘世的喧嚣和烦恼夜宿在老镇的客栈,凭窗而坐,心绪如灰,轻轻地叩问每一扇窗子,心飞天外,看到旧人、远人,想起一段不凋的音符。剥落的粉墙,空灵的路巷,寂寞身后事,这小书教人领略人生的短暂和历史的悠长,女儿有感而发的念起了戴望舒的《雨巷》,直教人仿佛闻到了丁香芬芳。

让我们流连的还有乌镇的桥,上了年岁的古桥,藤蔓密布,安静的卧在流水上,生命的张力毫无保留的显露在幽静的水面上,习惯了与自然古镇相依,甘愿做一个虔诚的守河人,阳光下,河水悠悠,桥的影子,被埋进水里,西去的阳光疲倦了,桥也有了倦色,我们离它而去,桥依旧静卧。游古镇,当然要经历一番小船悠悠,碧水泱泱,绿树掩映,小船在桥洞间穿梭,水上看乌镇有穿行在历史过道的感觉,女儿摇着船家的蒲扇,依在船沿,唱着自己喜欢的歌谣。

离开乌镇转眼已是三个月,常常会在浮华之后心平气和地想起对它的依恋之情,在追求簇新的过程中我们容易将自我隐没在仓促行进的尘烟里,在繁华之地寻找一角荒凉,与古老的遗迹对话,大概只有像乌镇这样的地方才具备可能。